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載 横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為祁州法還丹州雲巖縣令除渭州僉判熙寧二年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

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盡棄其學學焉尹焞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巖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學先生教人以德語學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即位二年吕晦叔薦之曰張某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

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悦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其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横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
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
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

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

也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為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未有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晩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

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諡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

温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

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

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貢父始子

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

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

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聨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
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
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葢只著一義理都貫
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
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
死只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

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小程可如顔子然恐未如顔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葢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横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

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
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
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葢書以維持此心一時
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
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

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葢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

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子厚賦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寛舒之氣上蔡云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横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

人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人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

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

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答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

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答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幼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懐之為説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葢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而蔽之矣葢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

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葢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葢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

故愚得因其説而遂言之

朱曰熹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説伊川葢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

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别異同合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覈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説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仔細看他説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便是一个氣下並朱子語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个劈下来底道理有个横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横看後来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

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媿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横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説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様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来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踈遠近之分故

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

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思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

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葢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

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曰西銘書横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賛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葢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

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

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録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自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只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子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

如此不熟上蔡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个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个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處朱子

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虛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个大輪迴葢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

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逺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别為一書名近思録云

問横渠似孟子否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横渠髙處太髙僻處太僻曰是

横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也

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並朱子語

張戩

字天祺横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陜州閿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懐安軍金堂縣轉太愽熈寧二年為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

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啟君心進有德謂反

經正本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

使者不報幷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狥從王安石與

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謟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

安石是信令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
繼其來芽蘖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
卿刻薄辯急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
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横
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
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俱厲公亮俛首不答
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某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
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日錄云公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答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个便是不會讀書遺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

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个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五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於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吕誨等復薦之補頴州團練推官三

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謚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

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逺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

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旦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悦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猶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為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甞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

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與富丈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為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

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

吏責既開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

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

相忘乃因明堂袷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

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

先生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富不樂奏乞再舉遺

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潁川薦常秩皆

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與秩皆不起富時巳丁憂去

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吴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公參政素重秩故潁州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荅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

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

然亦知其為人矣

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温公依禮記

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

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

此乎先生曰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

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

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葢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吕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

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邇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絶世機再命初莛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

造㣲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忘却柱杖矣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葢為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

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
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
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一日薄
暮温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顒開堂説法富公晦叔
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
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盍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
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晋
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

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鷟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荀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行詩顔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為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

安樂窩以待其来謂之行窩故其没鄉人輓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

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来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熈寧初其言乃驗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熈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温公曰

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

生亦常事耳張横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寛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葢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也他疾甚革
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
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
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
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
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間有甚事曰
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

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
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
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
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
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
學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諡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
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

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黙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　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

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謂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屑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張峪述其行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

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趍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

觀以沃以豊天不憖遺哲人之亾云云
晦庵賛其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葢世駕風鞭霆歷覽
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攜酒飲月陂
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
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
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道
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頥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頥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頥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横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説乃是知花之下也章赧服嘿然趙因謂章從先生學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葢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
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
樣看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
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
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
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
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
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

夫要學須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

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地聰明

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温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為開其端倪和

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别詩有
𡌦下每慭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龎公之句先君和云
覰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黄石公斷章云出人才
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
實

或問康節詩甞有莊老之説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子這个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説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

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曽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曽㸃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

眼前這个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麽樣工夫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撿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胷襟中有這个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个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

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言康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

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

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為他靜極了看

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

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

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

此

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别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个而消息盈虛便生隂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顔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為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

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葢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

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以為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曽契勘濂溪底若

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邉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个有對從中出却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个陰

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个恁地道理一月有一个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个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
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
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
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葢方士技術用以修煉
參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圓圖之
義

此圖只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邪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揚雄如何曰數言
熹看康節易了都看别人底不得他説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个他却識只是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个粗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

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州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葢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數又在

理內康節是見得一个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葢其學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

者末矣葢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中便知有个姤卦来葢緣他於起處推將来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静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横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謂此便見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

姤在西是東邉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邉五畫隂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来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来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葢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曽去問他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隂一陽起頭他却做隂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邪八卦他說這易將邪元亨利貞全靠著邪

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葢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胷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葢實不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

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

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个未說聖人只顔子之樂亦不恁地

邵之歴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歴家所用只是萬分歴萬分歴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
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个寬閑快活處人皆
害不得後来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
他自在背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康節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荅曰吾之所

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来問事心下黙念則他説相應不念則説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黙數則他説便著不數者説不著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吕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説書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為光禄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政和中卒

年七十八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倅穎州歐陽文忠適知州

焦先生千之伯強容丈忠所嚴毅方正正猷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猷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始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又從王安

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伊川俱事胡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横渠孫覺李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説以知言為先自

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

心為本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粮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

州縣在和州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

楚州橋壊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歴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壊轎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徐仲車先生時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吕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吕公大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為郡令公裕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人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

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公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

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

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

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

嘗以百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

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葢觀於

此而知之

言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葢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又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欵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諱

或問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

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或褒或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

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悮豈非特蕩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朱光庭

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萬年簿大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為修武令改垣曲令以樞臣薦召對吕汲公守長安辟僉判司馬温公薦召為左正言遷左司諫拜

右諫議還給事中除集賢修撰知亳州復召為給事後知潞州還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

初受學於安定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於洛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鄠縣張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神宗召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温公薦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

避公自以遇知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

事公容勿啟沃多見施行

拜右諫議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遷給事中有詔幸

後苑賞花釣魚宴羣臣會春寒公請罷宴以祇天戒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

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

攻之公遂出知亳州

公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

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伊川哭之曰子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施於時必得其壽夭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彼使予踽踽於世

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交朋而已

胡文定云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藎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劉絢

字質夫先世常山人祖仕宦家河南以祖蔭得官

初仕壽安縣簿移潞之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充學官王巖叟等薦為春秋博士二年卒于官年四十二

君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齓時即事二程受學焉君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

焉

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

李顲言曰每昏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

可忽乎同舍吕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

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巖叟朱光庭言君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為太學博

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卒

也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

君春秋之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士大夫平時有遺稿未就將終啟手足自盥頮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

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

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云質夫沛然

侯仲良云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云朱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

廣見諸家之説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最多

李籲

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

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

是不能已也

又云明道語録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

公卒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鳴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予謂二子才罷相類志尚如一可以大受期之逺列半年之間相繼而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

斯文何其艱哉

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胷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呂大鈞

字和叔先世汲郡人今為京兆人中嘉祐二年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耀州三

原縣以諫議授果州乞代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
未上以諫議告老不行韓絳宣撫河東陜西辟機
宜轉僕官宰曽公亮薦知涇陽皆不赴後丁父憂
服除閒居大臣薦為宫教以仲兄大防知紹興乞
監鳳翔府造船務改宣義郎元豐五年卒年五十
二
君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
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心

所趨葢亦未見其止也葢大學之廢絶久矣自扶風
張先生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
昏塞者艱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知者君於先生為
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恱誠服賔賔然執子弟
禮叩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為本以禮樂為行衆人則姑
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
夕從事不啻饑渇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

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為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君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

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
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
悉撰成圖籍若可推行
君既感疾一日命内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
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
范育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
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

二子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丁諫議憂服闋復閑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於是有不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已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

伊川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别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篤信

呂大臨 呂大忠附

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横渠横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博正字范内翰薦可為講官未用而卒

君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伊川云與叔守横渠說甚固每横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

又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

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而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公曰人之罷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公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

後者善公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並伊川語

范祖禹嘗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終

汲公祭文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丈

學之職者七年而逝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

公兄大忠字晉伯為秦帥有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秦州僉判初呼狀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馬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上蔡作秦教為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過之則上蔡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馬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馬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

程子云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某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

上蔡云晉伯好學初理會個仁字不透子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

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曽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曽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與叔之文煞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

壯

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其若只似與叔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與叔本是个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說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不曾說

著本意（並朱子語）

蘇昞

字季明武功人横渠門人卒業於二程元祐末呂大忠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

呂大忠薦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

樂育之意

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不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為上書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焞言為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

要者依舊無所得季明從横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横渠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胡氏傳家録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